

新 中 學 文 庫
四 章 書 書 集 集
論 語 語
朱 烹 烹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聚養犧牲之所。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搘。義與杙同。蓋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蓋本作委吏。本作季氏史。宋隱云。一。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語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晉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

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肖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

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皆爲十二年事。晉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驥由

適陳

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蕡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

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

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

異同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

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憮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案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子貢。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

孔子爲政。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無此理。時則有接與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

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序

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顏回弟子

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

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決治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立如齊。坐時習也。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紓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足。人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亦曰。君子。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作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作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光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學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簡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

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愛莫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

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辭。則絕無

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普治圃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晉雖近。上下皆通。此三者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晉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

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

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者。廣

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

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

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抑揚太

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

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過。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

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

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

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

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字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天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轎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孝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

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

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偏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

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

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詔。卑屈也。驕。矜競也。嘗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質。好禮則安處善。

樂猶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質殖。蓋先質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磨其斯之謂與。 磨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逮。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言者。來者。其所已往者。

其所未言者。○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謬無所施。不琢則廢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鑿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子曰。不患

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一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

動所務者至寧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

無邪。魯頌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遠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

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

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

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

教民者不可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向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五十而知

天命。天命之故也。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益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

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整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油泳。不可驟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

爲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

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管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奉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子之子。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

名義。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

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侍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

養足矣，狎恩持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

○子曰：視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其所由，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焉於度反。度所留

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程子曰。在己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爲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反。○焉何也。故

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讀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若

者。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

器。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

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旣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舊編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榮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義也。而審其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涅槃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

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餫在其中。惟

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勤。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

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